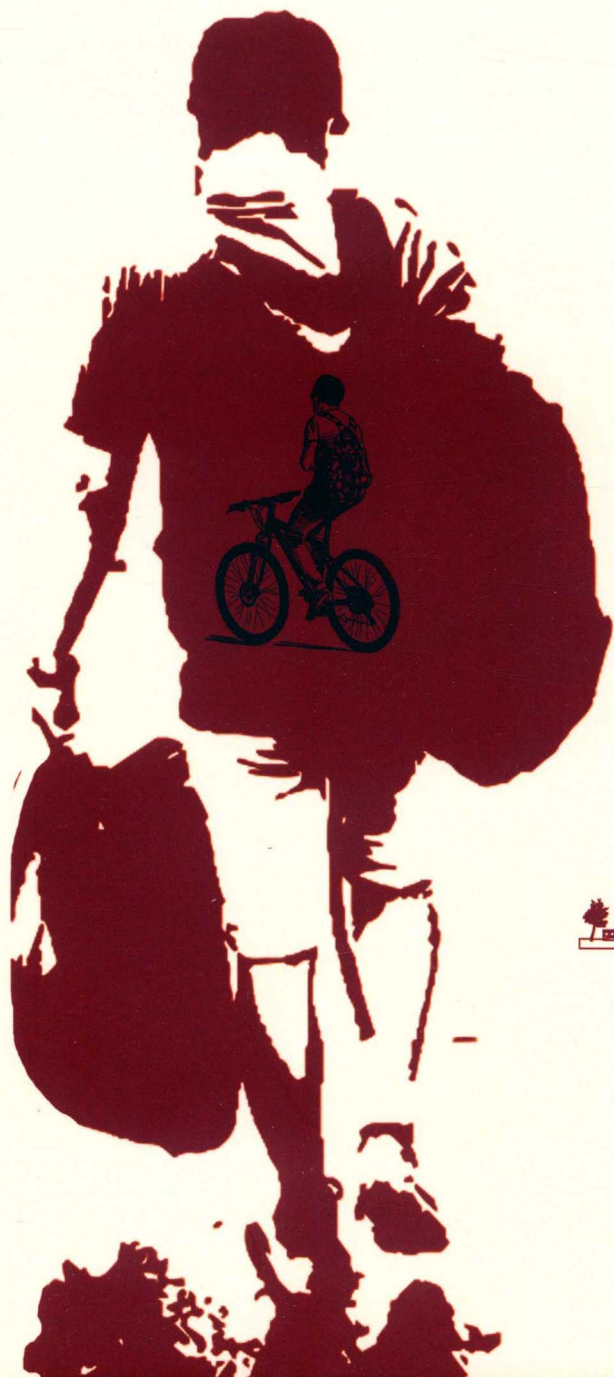


Z H E X I A O J I

# 择校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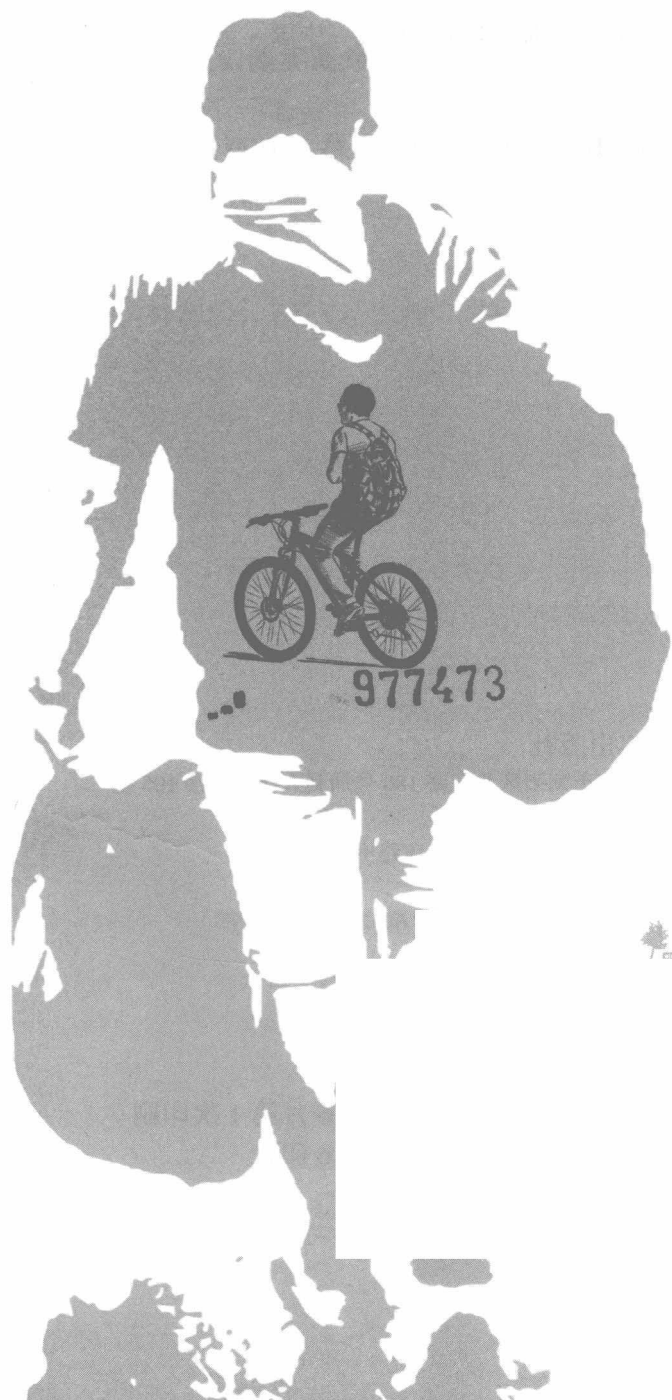
王刊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ZHE XIAO JI

# 择校记



王刊 著

  
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择校记 / 王刊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 
2019.6

ISBN 978-7-5171-3147-2

I . ① 择… II . ① 王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09169 号

责任编辑: 张 丽

责任校对: 崔文婷

出版统筹: 胡 明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封面设计: 水岸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hs.cn](http://www.zgyschs.cn)

E-mail: [zgyschs@263.net](mailto:zgysch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 印张

字 数 220 千字

定 价 3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3147-2

我们总是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，  
我们其实是倒着走向未来。

—— 马歇尔·麦克卢汉

# 目录

-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地震 ····· 1    | 17. 行动 ····· 123 |
| 2. 掐尖 ····· 11   | 18. 相爱 ····· 133 |
| 3. 温存 ····· 21   | 19. 收账 ····· 141 |
| 4. 外招 ····· 26   | 20. 抓阉 ····· 147 |
| 5. 打架 ····· 35   | 21. 阻止 ····· 152 |
| 6. 劝退 ····· 42   | 22. 约会 ····· 160 |
| 7. 爆发 ····· 50   | 23. 见面 ····· 165 |
| 8. 合作 ····· 53   | 24. 请愿 ····· 171 |
| 9. 纠结 ····· 62   | 25. 质疑 ····· 183 |
| 10. 再见 ····· 70  | 26. 改变 ····· 191 |
| 11. 刺探 ····· 76  | 27. 挖人 ····· 202 |
| 12. 补课 ····· 82  | 28. 死亡 ····· 210 |
| 13. 辞职 ····· 91  | 29. 退费 ····· 217 |
| 14. 维权 ····· 100 | 30. 相爱 ····· 223 |
| 15. 发家 ····· 108 | 31. 缠绕 ····· 231 |
| 16. 值班 ····· 113 | 32. 分开 ····· 240 |

# 1

## 地震

有时候，当良心和金钱开始角力，前者往往会轻易溃败。李琦还记得，那个南方多雾的早晨，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那句话。

早自习后，刘赢的爸爸撞进办公室。先是，外面响起很沉的脚步声，那容易让人觉得，走路的人塞着铅团一样的心事。接着，刘爸一把推开门，锁着的眉头使那张爱笑的脸一直往下掉，像要沉到夜色里去。

李老师，学校为啥要搬？

正埋头批作业的同事，都惊讶地抬起头。关于迁校，刘爸应该是家长中知道的第一人。李琦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搓着手，又求助似的看了看周文，像他脸上有一些现成的词语。

是……是……是——谣传，谣传，莫信。周文接过话头，就有些后悔，心想我咋比她还急呢。周文的脸唰地涨红了，不安地在椅子上挪了挪，像一只笨重的企鹅。

周老师，你莫豁（骗）我。我都知道，学校一搬，不就垮了呀？校长在不在？刘爸转身朝门外走：商人就这副德行，见钱眼开，妈的，哪有这种理？

回想起来，那些年良心真是节节败退。就在前些天，李琦还气愤地在电话里吼：我侄女才一岁呀，就得了尿结石，肯定是奶粉的原因。你说，那些人的良心是不是叫狗吃了？他家就没小孩呀？那一次，周文记得，自己还傻傻地安慰说：万一是别的原因呢？什么万一，没有万一，你晓得啵？难道吃了人奶能得结石？前几次体检都没问题，咋个吃了奶



粉后结石就出来了？你还敢相信每天吃下去的东西啵？你说，现在你还敢相信啥子？

几个月后，那场由奶粉引发的事件迅速漫过南北和西东。拿李琦的话说，它污染的不是奶粉，而是人心。

刘爸一走，办公室收紧的情绪立即就爆开了：

李琦，刘爸是家委会代表哇？这消息迟早要走漏，捂不住的。

现在，光靠老师是不够的，得把家长发动起来。

家长估计也够呛啊，学校是私人老板的，他说了算。

我们有家长是搞税务的，老板要搬校就查公司税收。你说，有几个没偷税漏税？话说回来，不偷不漏也赚不了钱，不是一个馒头十七个税么？

那你是赞成偷还是反对偷？

那要看偷什么……

我看，起不了啥子用，我们一个家长还是教育局的呢，咋没看见他开一句腔？

办公室于是重新沉默，像一段激越的交响乐后，出现了某种短暂的休场。那种沉默，看上去很空寂，却又充斥着更为沉实的内容。隔了好一会，李琦突然说：报纸上说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昨天来参加一个职业教育的会议了，你们看到消息没？说完，她耸了耸鼻子，像是要嗅出空气里焦糊的气息。

来了又咋子嘛？找他？找得到呀？别天真了。

那就直接把他围起来，简单粗暴，不出来就冲门岗，哪个怕哪个？

对的。李琦这个办法好，把事情弄大，反正我不嫌事儿大。周文手一扬，一个作文本就颓丧地跌进一堆本子里。

第一节课后，李琦接了一杯水，站起来时，刚好看到几位家长朝方校（校长）办公室走，边走边说些什么，看上去，都有些激越。

改了两个班的月考卷，还没来得及搁下笔，李琦就被一阵吵嚷拉到窗口。那是三楼，她看见几十位家长像一群鱼朝门口游。为首的是刘爸，他正面对人群，用手往空中压了压，人群就定了一下。李琦隐约听见：大家要团结哈，先到教育局……



说完，各自钻进车里，一阵烟尘起后，他们从门口溜冰一样离开了。李琦坐下来，准备明天的课。李琦觉得，从教两年多来，自己从没这么认真过。只是在那个刘爸造访的上午，李琦盯着教参，目光慢慢虚化，满纸的单词散乱得像迎风而起的沙尘。

刘赢扶着门框，朝办公室探进半个身子，扫了一圈又缩了回去。

刘赢，有事哇？

李老师，是不是学校发生啥子事了？刘赢虚着近视眼，抠着脑门说。刘赢是个大个子，嘴边冒出了一圈绒毛，几颗青春痘使得那张脸有些粗糙的质感。

办公室的人都从书堆里抬起头，互相递着眼神。

你听哪个说的？没有哇。莫要造谣哈。李琦呷了一口水，喉咙发出咕嘟一声。

啥啥子哟，肯肯定有。刚才我看见那些家长了。好稀奇，我爸今天摸着我的头，半天不说话，然后莫头莫脑地来一句，你要好好学习。

说明你爸变成你爸了嘛，以前你不是亲生的。李琦右手梳着头发，从额前一直滑到肩。

刘赢笑一下：反正，反正，我觉得不对。那天，我来交作业，听到周老师说，啥子要搬迁。我一进来，他们就都不说了，我就晓得肯定不会是啥子好事。

李琦扫了一眼办公室，呵呵一笑：人家周老师说自己的椅子坏了，要搬到工人邓师傅那里修一下，你想多了。你看，李琦走过去，用食指一戳，周文的椅子靠背就掉了下来，哐当一声，在地板上弹了几下，静下来了。看到了嘛，快去学习，好好备战哈，冬季我们到北京去看你，下不下雨都去。李琦把椅背安回去，笑了一下。

刘赢又抠抠脑门，一颠一颠地离开了。李琦的笑立即收住了，不知怎么的，这个年级第一的学霸，在那个时刻，背影看上去竟然有些悲怆。

刘赢前脚刚走，周笑拖着祝况就径直进来。李琦正要问：报告都不打？周笑劈头就问：李老师，周老师呢？



你找他干啥子？

问个问题。

你豁鬼哟，题在哪里？有学生扒着办公室门框，对周笑说：周笑，你又犯事啦？哈哈。周笑就朝他做个鄙视的表情。周笑就指着祝况说：他喊我来的。祝况跳起来：啥子哟，你自己要来问学校的事情的，莫赖在我头上。

学校啥子事？

不是有人传学校不办了哇？

李老师，我给他说，这事肯定得回去问他爸，他偏来问你。祝况拽着周笑一只胳膊，用手指着周笑鼻子说：对不对，你说？

对呀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咋知道呢？李琦坐下去，铁质凳子发出吱呀一声，像一声锐利的叹息。校门外的安置房，笼在一片雾霾里。在李琦的记忆里，这个城市一直在变脏。沙河、坨河，还有天空，都不是儿时的模样。在那个上午，李琦的心里漫过水汽一样的东西，它们凝结、汇聚，就要滴落下来。

晚饭后，李琦向鱼塘边走去。吃完饭后走一走，这是作为娱乐的一部分。有时候，想到这样的“娱乐”，李琦就不免要苦笑一下。在K城，槐树巷子、琴瑟路、八里桥……它们的“娱乐”，哪像这么清淡？它们是欢实和沉醉的，而自己却困守在这个岛上。没错，四围是农田，这就只能是一座岛。

李琦从校门口出发，沿着综合楼往前走，过了树林，是一座小桥。李琦在桥上站了一会，水流有些浑浊，除了表面的水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她知道，水光之下，她看不见的东西在用看不见的方式存在着。水流有水流的逻辑，生活也是。李琦继续向前，经过游泳池，顺着游泳池与鱼塘之间的一条小道蹚进去。挨着鱼塘的是教师单身宿舍。李琦进校时，学校修建的教师公寓早已卖光了。听周文说过，办校之初，为吸引优秀教师在“孤岛”上安家置业，学校规定谁连续工作八年，就把那套房送给他。可惜，李琦没赶上，只能住进了单身宿舍。

小道一直通向河边，那里有起落的白鹭。即使只听一听流水声，也



是好的。才走了几步，周文就喊住了她。李琦知道，周文又精心制造了一次“偶遇”。

吃过晚饭，周文本想回“家”去弄书稿，才走到一半，就逛了回来。周文知道，李琦一定去了河边，因为她想去“看看那些起落的白鹭”。

周文所谓的家，不过几间房子而已。倘若再把洁白的外墙剥开，就会露出钢筋和水泥。当年，有买房机会时，他第一个去财务交了钱。对周文而言，好像有一套房，K城就是他的K城了。在那里，周文也偶尔翻翻书，仿佛只有书里才可以放得下自己。大学里发表了几篇诗文，毕业后陷进现实的钢筋和水泥里，关于文字的梦想就有些遥不可及。周文好像接受了某种现实，也接受了周围人对抱有那样梦想的人所表现的淡然。但总有些时刻，周文在叹息之余，又觉得还该做些什么。

周文嗨了一声，李琦装作没听见，脚下却有了明显的顿挫感。周文加快了步子，两人距离近到再也演不下去时，李琦转过了身。

哟，大美女，逍遥呀，一个人逍遥，不如两个人逍遥，两个人逍遥不如……

李琦笑着，但显然是克制的，带着那种似笑非笑的青草气息。在周文看来，正是那气息撩着自己。周文的目光火辣起来，李琦把目光挪开，望向水面，她突然喊起来：看，鱼鱼。

对的对的，你还是个宝宝，还看鱼鱼。池塘里几条鱼正落回水面，几朵睡莲惊得一漾一漾的。睡莲正开着各色的花。

鱼越来越多，花鲢、草鱼、鲫鱼、鲤鱼……怕有成千上万条，都拼命往外跳，有些鱼腾跃到几尺高，像是水下有什么在驱赶它们，水面被砸得咕咚咕咚地响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李琦从来就不敢相信，看似什么都没有的水面，怎么就藏着那么多秘密，让人有探索的欲望。

好漂亮呀。李琦掏出手机，咔嚓了一声。

你看你看，那条那条。咋个，今天这些鱼在开春季运动会呀，比赛跳高呀。李琦指着水面，跳起来，欢喜得像个小姑娘。

难道几条鱼就能把一个大姑娘变回到看鱼鱼的年龄？周文诡谲地一笑，来不及说出口，一条大鱼飞跃而起，落入水面，又飞跃而出，像是



那天的水温特别高，烫着了它。

这些鱼要干啥？感觉它们在跟池塘生气。快步走过来两个女生，手挽着手，一个清秀，一个圆润。清秀对圆润说。

估计考差了，它们爸在打屁股。圆润说完，嘿嘿一笑。

我看说的是你和你爸吧。清秀说。李琦侧过脸，对她们轻笑了一下，再去看那满塘的鱼时，突然就觉得它们真像带了某种情绪，愤怒或者焦躁。

周文和李琦故意隔开了一段距离，一前一后路过两个女生。圆润压低了声音：你晓得啵，家委会今天中午把局长围住了。

你说的啥子呢？火星语呀，我咋懂不了。周文和李琦确认了一下眼神，然后又一同看着水面，假装什么也没听见。学校传出迁校风波后，为了不在学生中造成恐慌，全体教师迅速达成了一项共识，要把消息瞒下去。

啥子？你不晓得哇，我昨天就给你说了，学校要搬啦。我爸他们去了教育局，把局长围住了，午饭都没要他吃。

局长答应找公司领导协商，给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舅舅是搞税收的，我爸说，只要他们敢搬，就查他们公司。

今下午，我爸他们又去了市政府。

啊？市政府也敢去呀？反了呀，快说快说。

咋不敢？今天交通中断了两个小时，我爸的胳膊都挂彩了，呵呵。

哇，这么厉害呀。我要是早晓得就好了，喊我爸也去，反正他闲得慌。

你爸做啥的？

听我妈说，在炒啥子房哇。

市长叫推荐几个家长代表跟他谈。

谈好了？不搬了？

我咋个晓得，我爸又不是家长代表。我爸说，他们准备去等管教育系统的高官。

啊？去天安门？



你好瓜，人家到K城来开会了。

两个女生慢慢地走远，李琦和周文也顺着往下走，就到了河边。河叫桂河，经过学校时，河就一分为二。一条从中间穿过，另一条绕着转了大半圈。在对外介绍时，周文总会这么说：学校三面环水，中间一条河穿过。几周后，有人猛然醒悟的样子，说：都是风水不好，你看，一条河从中间穿过，这不就漏气了哇？学校咋不会出事呢？那样说时，周文的脑海里就出现了烧烤签扎破气球的场景。

夏天，水从堤坝上流下来，溅起泛白的水沫，淙淙的水声是一首歌，凉气扑面而来。站在河边，足够你发一会呆的。当年，周文正是看中了那些，才签到那个被稻田包裹的学校的。

李琦和周文顺着河边的长径往下走，两旁的洋槐正在花期，淡香盈鼻，让人经不住往树上看，细长的叶片间藏着白色的花穗。越过花穗再往上，就看到了破碎的天空，那里正燃烧着晚霞，在晚霞和河水之间，是白鹭在飞翔。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，天才会黑下来。

周文还记得，地震那天中午的情形。

下午没课，吃过午饭，周文习惯性地戳开电脑，进入新浪。

次贷危机就像飓风，从美国刮遍全球；

在地球的另一边，真正刮了一场风暴，缅甸数万人死亡；

厦门传递100火炬手参与，首棒郭跃华末棒吉新鹏……

后来想起来，周文其实更关心的，是教育系统的高官来K城参加职业教育攻坚大会，这对K城外国语学校师生来说，无疑比一场风暴和圣火传递更为紧要。

无意瞟到屏幕右下角的时间：14:01，周文关掉电脑，和衣往床上一躺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那是五月，天气晴好，薄被都懒得盖。睡梦里，周文回到懒洋洋的春天。植物园脚下，河水泛着波光，芦苇冒出新叶。草坪里，青草漫长，槐花开始飘落，满地的白，叫人不忍心踩上去。K城的大街小巷种满洋槐，花开了，满树满树的白，满街满城的白，谢了，白得路面走不到尽头。一到那种时节，整个K城，裹在一种气息



里，那种气息叫作甜。李琦微闭着眼，躺在草地上，任阳光、香甜和周文把她一点一点地剥开。李琦的纯棉底裤，紫色，手感很好，背面印着“Hello Kitty”。周文不用把她翻过来都知道，凯蒂猫会被她的臀部撑得往外突，脸都要撑破了。周文褪掉底裤，随手一扔，凯蒂猫就顶在芦苇叶尖上，叶尖闪了两闪，凯蒂猫就掉下来……

就在那一刻，周文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摇晃，难道是凯蒂猫砸下的余波？周文翻起来。窗玻璃咣当咣当地响，像有人用锤子在敲。电视机上的花瓶哗啦一声砸下来，碎了一地。教师公寓里，传来嘈杂声，紧促而焦灼。

快！

快跑，快！

背他妈的时，是不是地震了？

我的天！

幸好只是天塌了！

笨蛋，是地陷好啵？

……

周文彻底清醒过来，几步蹿到客厅，夺门而出。周文脑海里闪过各种影像，李琦，父亲，母亲，稻田，讲台……周文看见，家属和没去上课的老师，都从楼道里跑下来，站在空旷的坝子里。有女老师只穿了底裤，双手抱在胸前，试图捂着怎么也捂不住的地方。招生办主任韩维缠着浴巾，初二五班班主任李帅哥边跑边穿衣，脚被玻璃扎破了，血流了一路。楼房还在摇摆，路灯也晃得厉害，有花盆从四楼坠下来，啪一声，土粒就四散开来。

是地震了？我的天神，咋个，咋个，我的天神。

好凶，我刚才刚才正在弄电脑，嗯，弄电脑，那个龟儿键盘，一下子，就摔到地板上了，我以为是我老公跟我开玩笑。

我嘛，一杯水放窗台上，突然，哎呀，啪一声，我给你说嘛，掉地上了，我还踢了猫咪一脚，那猫儿才叫冤枉哟。

……



周文像突然记起了什么，掏出手机，诺基亚，迅速按了李琦的号码。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，周文意识到背时的信号也断了。

渐渐才知道，在中国的K省，K省的多折，发生了大地震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多折、江汉、贡加、旺川，全中国，甚至全世界，都上演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。就在那些天，周文驾着车在绕城高速上，看见外省的车队从身边飞驰而过，掠起的风刮得自己的车身都摇晃起来。那是货车，载着满厢的急救物资，开向夕阳染醉的天边。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”“人民共存，祖国万岁”的条幅，在风中呼呼作响，像一面面战旗。周文至今没有忘记，那时刻自己的眼泪一下就淌出来。多年以后，周文在某些有风的日子，或者夕阳残照的时刻，还会想起以前迎风流泪的样子。

那天，周文还没跑到教学楼，远远就看见操场里黑压压一片。方校拿着扩音器，指挥班级列队。李琦站在队伍前面，正举起右手，叫学生对整齐。

李琦是高三二班的班主任，周文是高三三班的班主任。周文跑到自己班级前，李琦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在外人看来，只是想看看发生了什么。但对周文而言，分明就有责备的意思了。

周文列好队。方校拿着话筒喊，各位班主任，请仔细清点本班学生，看看有没有没到的。从初一开始，一班，有没有？二班……三班……高三二班，刘赢没到，赶快去找，副班主任协助管理班级。

李琦向教室跑去，同学都原地坐下，方校声音明显有些嘶哑：中层干部到体育馆前面开会，马上。周文就看见，一群人从不同的队列里往体育馆汇合。

席地而坐的学生开始喧闹起来。

周老师，你不晓得，我们正上英语嘛，突然感到很大的摇晃，李老师把书一扔，喊了一声，快，地震了，就冲到楼下。那速度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是个女的，绝对可以拿100米短跑冠军。她一个人跑到楼下，我们才傻乎乎地反应过来，赶紧往下冲。祝况呵呵笑起来说。

周文浅笑了一下，他能想象出李琦奔跑时乌发飘起来的样子，他甚至知道她乌发散出的香水味。也许，她还一边跑，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揩



一揩鼻翼上的汗。周文知道，李琦紧张时，鼻头会冒一层密密的汗。

周老师，你说笑人不，祝况当时正打瞌睡，地震把他摇醒了，他转过来却给我一拳，还问我，把他整醒干啥子，你说他瓜不瓜？周笑说完，还了祝况一拳。

周文记得，自己只是一笑。那时候李琦还没回来，周文就有些心不在焉。要是以往，他一定会跳起来，指着祝况的鼻子：咋了，你昨晚偷牛去了哇，上课还打瞌睡，当着全班的面检讨，听到啵？

你当时还不是瓜，看到饮水机里水在簸，说：呸，看不出来，李老师还会气功呢？把水都整得哪个高，哈哈。

还不是我喊了一句，电视电视，李老师才意识到是地震了。那时候，我刚好看见电视晃得像要掉下来，我怕把大家砸了，才喊的。

周文有些分神，在他看来，要掉下来的，哪里只是电视机？一段时间以来，校园里流传的各种信息，让周文确信，即将掉下来的，还有整片天空。

方校从足球场过来，对着扩音器喊：请各位班主任注意，接教育局通知，全市中小学立即放假，赶紧让学生通知父母来接，班主任一定要做好登记确认工作。具体上课时间，另行通知。我再说一遍，各位班主任一定要注意学生安全，务必要把学生安全地交到家长手上，哪个出了问题哪个负责。学生中不能回家的，今晚在足球场搭帐篷，生活老师跟学生同吃同住，班主任要随叫随到。

# 2

## 掐尖

周文是在网上看到刘赢照片的。那是一则新闻，刘赢羞涩地笑着，嘴唇上多出一圈绒毛，喉结也清晰可辨。他站在X城一中门口，红色T恤衫，标准的板寸头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背着双肩包，应该是灰色的。再仔细辨认了一下，周文就看到了那上扬的嘴角。刘赢的嘴自小就有些歪，像是随时要绽开一个笑似的。

没错，是他。

周文认识他时，刘赢还在读小学，确切地说，三年级。那时候，刘爸在一家工厂编内刊，刘妈是内燃机厂的工人。周文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刘赢的情形。那是七月初，大学放了假，周文决定留在X城做家教。上大学那会，一年得交两三千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也只凑够了零头。后来索性把房子也处理了，还是得靠姐姐在西安打工挣来的钱，才勉强毕了业。

七月的天气像在烤红薯。周文站在树荫下，把求职的纸板吊在街边护栏上，“家教”两个字难看得像个笑话。周文正翻着传呼机，最后一个电话还留在昨天。那时，就看见刘赢母子走过来。刘妈留着妹妹头，有点像位轻熟的学姐。刘赢坠在母亲的手腕里，羞涩一笑，然后低下头，抠着护栏上的铁锈，他把那些铁锈一块一块地抠下来，抠一会，看一眼周文，像周文和铁锈之间，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。周文也就注意到，刘赢的嘴长得有些歪，是那种稍微再歪一点点就过了的歪。后来，周文索性就叫他歪嘴。歪嘴，快把作文写了，我们去江边边上打水漂。歪嘴，



你看你这嘴歪得像歪嘴，哎呀，莫那种眼神看着我，我说的就是那种酒啦，好久带你抿一口，歪嘴喝歪嘴，敢不敢？歪嘴，你嘴真的歪（凶）呢，还敢骂我不是人，难道我是神？歪嘴歪嘴，站在K省，就可饮到黄河水……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。

那时，刘妈扯了一把儿子：莫去抠，把手弄脏了。小伙子，你能教作文嘎？说完，又笑起来，自顾自地说：你这头发长哟，像个艺术家。

当然呀，你看。说着，周文从腋下拿出一沓复印件，都是些报纸副刊上的诗歌或短文。

刘妈接过去，一张一张地翻，刘赢也凑过来，看一眼豆腐块，又看一眼周文，像是要确认点什么似的。

嗯。小伙子，你两个小时好多银子？

三十。

哪有那么贵，二十。

就这么成交，周文把那块“家教”扔进了垃圾桶。垃圾桶里顶出几块西瓜皮，几只苍蝇受到惊吓，飞起来又怀恋地飞回去。

周文跟在刘赢母子身后，去了他们家。那是周六，没错，周六，刘爸也在家。

刘爸歪在木制的椅子上，从果盘里戳起一小块苹果。

小伙子，你哪儿人呀？

广元。

哦，邓小平的故乡？

那是广安。

广安？呵呵，在德阳？

那是广汉。

吔，难道不在地球上了？

武则天的故乡。

哦——武则天武则天。你确信能补好我儿子的作文？你这头发咋让人看着——有种不踏实的感觉呢？刘爸像在说给自己听。周文说：这，